

前摇摇言

熟识中文创作的人,对先秦诸子散文、汉代纪传体散文,以及李密、陶渊明、江淹、庾信等人的六朝文,韩、柳、欧、苏代表的唐宋文,必不陌生。清初吴楚材、吴调侯叔侄编注的《古文观止》,网罗历代名篇虽有遗漏,但大体轮廓掌握分明,仍是研读古代散文最重要的读本。

今天我们读古代散文,除《古文观止》上的文章,《论》《孟》《庄》《荀》也不可弃,因为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气质。归类为小说的《世说新语》,写人叙事清雅生动,当小品文读也不错,可欣赏它精练的笔触、机智的余情。而继明代归有光、张岱之后,犹有黄宗羲、袁枚、姚鼐、蒋士铨、龚自珍……

古人说,“文之思也,其神远也”,又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当文统与道统厘清,艺术的想像力与语言的精致性即获得高度发扬,迨至明代独抒性灵,清代提倡义理,民国梁启超锤炼的新文体(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两千年来中文散文的山形水貌,因而更见壮丽。可惜今人不察中文散文有其独特鲜明的传统,往往以西方不重视散文为名,任意贬损散文价值,误导文学形势。

究实而言,粗糙简陋的经验记述与不具审美特质的应用文字,当然算不得散文,就像这世界充斥许多声音,只为沟通、发泄之用,或无意为之,毫无旋律可言,也就算不得是音乐。但我们不能因为声音之产生容易而漠视声音之创造,同理,不

能因“非散文”之充斥而不承认散文所展现的生命价值、启蒙作用。《庖丁解牛》《出师表》《桃花源记》《滕王阁序》之所以千古传诵,正在于作家内在精神之凝注与文学意趣之挥洒,代代有感应。

清末刘熙载《文概》讲述作文七戒:“旨戒杂,气戒破,局戒乱,语戒习,字戒僻,详略戒失宜,是非戒失实。”分别关切文章的主题、文气、布局、语字、结构、义理,我们拿这个标准来检视现代散文,也很恰适。试以现代(白话)散文前期名家的看法为例。

周作人主张散文要有“记述的”、“艺术性的”特质,“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真实简明便好”。

冰心主张散文创作“是由于不可遏抑的灵感”,并且是以作者自己的灵肉“来探索人生”。

朱自清说:“中国文学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散文的发达,正是顺势。”他认为散文“意在表现自己”,当然也可以“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

鲁迅主张小品文不该只是“小摆设”,“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

林语堂说小品文“可以发挥议论,可以畅泄衷情,可以摹绘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札记琐屑,可以谈天说地”,又说散文之技巧在“善冶情感与议论于一炉”。

梁实秋特重散文的文调,“文调的美纯粹是作者的性格的流露”,“散文的美,不在乎你能写出多少旁征博引的故事穿插,亦不在多少典丽的词句,而在能把心中的情思干干净净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

以上这些话皆出现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可见白话散文的

基础一开始就相当扎实。

梁实秋以降,台湾文坛的散文名家,从琦君到张晓风,从林文月到周芬伶,从王鼎钧到简媜,从董桥到蒋勋,并时聚焦的大家如吴鲁芹、余光中、杨牧、许达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集合了才气、人生阅历、丰富学养与深刻智慧于一身的。他们的散文大笔驰骋自如,颇能融会小说情节、戏剧张力、报道文学的现实感、诗语言的象征性。散文的属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散文的世界乃益加辽阔;散文的样式不再只循旧式美文、杂文、小品文或随笔的路径,科学散文、运动散文、自然散文、文化散文或旅行文学、饮食文学,为人间开发了无数新情境,阐明了无数新事理。

随着资讯世纪的来临,文类势力迭有消长,我预见散文的影响力将有增无减,而每位作家收入一两篇的散文选,光点涣散,已不足以凸显这一文类的主流成就。“新世纪散文家”书系(九歌版)因而邀当代名家自选名作汇编成册。柳宗元谈读诸子百家的收获,曾说:“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必先了解各家的艺术风格、表达技法,方能于自我创作时创新超越。这套书以宜于教学研究的体例呈现,欢迎走文学大道的朋友从散文下手!这批优秀作家的作品见证了一个辉煌的散文时代,他们的创作观更合力建构出当代中文散文最精粹的理论!

陈义芝

推荐廖玉蕙

廖玉蕙敏慧多情 ,又善于写情。

只说她笔底汇聚许多人的前尘旧梦 ,而不察她那戏台何以镶了金般璀璨 ,是不够的 ;只说她有细腻的摄像能力 ,声色逼真 ,而不明其内藏的情性底蕴 ,更是不足。

她以憨、痴对抗人世的假面浮浅 ,不惜将尴尬的幕后景象搬到台前 ,让人看翩翩彩翼起舞的欢愉 ,也看蝴蝶仓皇换装之际的痛。

越是识得人生滋味者 ,越能体会廖玉蕙以人生情泪换取千万读者一粟的用心。

陈义芝

目摇录

廖玉蕙散文观

辑 一 永远的迷离记忆

- 3 摇摇 当火车走过
10 援 流年暗中偷换
18 援 永远的迷离记忆
25 援 走过岁月
31 援 凤凰花开
34 援 痴狂记事
39 援 回首事如前夕梦
摇摇——记在台中求学的那段日子
45 援 年少抛人容易去
50 援 年过五十

辑二 如果记忆像风

- 57 援 我们明年一起去看花
 67 援 繁华散尽
 78 援 男人和鱼
 85 援 缓步走进恍惚的世界
 93 援 如果记忆像风
 103 援 罗马在哪里？
 110 援 暑摇假
 116 援 永安与不安
 125 援 长廊的脚步声
 134 援 缘起缘灭
 140 援 看摇戏

辑三 天空的颜色

- 147 援 一座安静的城市
 153 援 山中无岁月
 159 援 杨柳、樱花与红叶
 163 援 吃葡萄
 168 援 当微风与阳光私语
 173 援 当高天民遇到陈进兴
 摇摇——媒体闻风起舞记略
 180 援 一条道路的拓宽
 187 援 大家乐？大家疯？
 195 援 大丈夫何患无屋

廖玉蕙散文观

自小乖僻,不善与人相处,便习惯了不断地和自己玩游戏,写作或者正是这场游戏的延续。游戏的目的不过是让自己开心,至于一旁偷窥的人如果也觉精彩,看得高兴,自然也有助兴的作用,若是觉得乏味、无聊,也无损于我的兴致。这一点,我有数十年的经验,没有观众,不需伙伴,依然玩得热闹缤纷。

既是游戏,必有规则,虽说并无玩伴,规则仍不能免。因为起步较晚,早过了伤春悲秋的年岁,对哀感顽艳的题材不再流连,工巧秾丽的文字也非我所长,周亮工《尺牍新钞》中所辑卢世澹《又与程正夫》里的一句话最能道出我的坚持:

“天下事,无论作文做人,只以老实稳当为主。”

“老实”容易,“稳当”难。“老实”只须字字由胸臆流出,“稳当”则牵涉写作功力,未能一蹴可及。然则,不尚奇巧雕琢,一以“真诚老实”自期,或者可以说是我一向自订的写作规则吧!尤其在年岁渐长后,我愈来愈相信,只有真心对待,不以谄笑柔色应酬,人间才有华彩,写作也是这样,唯有着诚去伪,不以溢言曼辞入章句,文章才有真精神。

(引自《不信温柔唤不回》自序)

当火车走过

当火车走过 ,不管在人声嘈杂的西门闹区 ,抑或空旷荒僻的乡野 ,我总是凝眸再三 ,痴痴地目送它巍然远去。而童年往事 ,往往就在隆隆的车声里渐次展开 ,像一张张交叠的画片 ,争先恐后地跃上脑海。

上小学以前 ,我们住在乡下老家三合院的房子里 ,正厅对面 ,是一塘池水 ,池塘外的大门边儿 ,则是一株郁茂的老榕树。树下闲闲地散置了些大石块。在哥哥姊姊都上学去的时候 ,我多半坐在石块上 ,对着绿油油的稻田发呆。一望无垠的稻田中间 ,夹藏着一条运送甘蔗的台糖小铁路。小小的火车踽踽独行在碧绿如茵的稻田中 ,另有一种动人的风姿。而在单调乏味的独处时光里 ,凭空拔起的汽笛声及弓背慢行、一步一喘的小火车 ,在记忆中 ,确曾带给我许多梦想。我常沉浸在哥哥姊姊讲述的童话故事里 ,想象着自己坐上小火车到处去流浪。而这种既不知起点又不知终点的无止境的神游 ,确实颇能满足我孩提时期爱幻想的毛病。

傍晚时分 ,上学的人都放学回来了。小火车的笛声乍一

扬起,所有小孩便不约而同地从三合院的各个角落窜出,滚动着眼珠子,虎视眈眈地在铁道旁站定。有时,火车飞快驰去,众人无机可乘,便意兴阑珊地作鸟兽散。多半时候,小火车总是一步一蹶、气喘如牛地爬行,犹如重病的老人。这时,比较大些的孩子就大胆地靠近车身,奋力抽取捆绑在车子上的甘蔗,年纪较小的孩子则在一旁摇旗呐喊。火车过后,几乎人人都有满意的收获。童稚的心灵,没有太大的野心,只要能抽取到一两枝,便欢天喜地,然而,在这每天例行一次的突击行动里,除了危险的顾虑外,还得随时提防守车员狠命的追逐。也不知道,到底是守车员只是志在吓唬不在逮人,或是小鬼们的确太过机灵,似乎也从来没有人被抓到过,而类似的追逐,倒仿佛成了黄昏里另一种生趣盎然的景致。

有一回,二哥奋力一拉,居然整捆甘蔗应声而下,一旁加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一时之间,觉得恐惧万分,竟害怕得大哭起来,把所有人都吓得拔脚就往回跑。后来,这捆甘蔗被偷偷藏匿在床底下。白天,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趴在地上,偏着头往床下看,见那么一大捆已经松绑的甘蔗直挺挺地躺在那儿,总觉大祸即将临头,惶惶终日。原来,超乎期望的非分,竟是如此叫人无法安心!

上小学一年级时,我们搬离了老家。新房子坐落纵贯道旁,前临公路,后傍铁道。终日车声隆隆。那时,电视尚未开播,爸爸每天固定收听收音机里的说书。收音机放在客厅和书房的隔间边儿。我从小热衷于听故事,虽然因为升学竞争如火如荼,母亲严格禁止我们偷听,但是,我禁不住诱惑,经常把书本竖在书桌上作状,一边防范母亲的脚步声,一边把耳朵贴在墙壁上,偷听音量放得极低的故事。常常在紧要关头,汽笛长鸣,接着如雷贯耳的车声排山倒海而至,往往使我错过了

最精彩的片段而忍不住扼腕叹息。而更糟糕的是,母亲常借震耳的车声掩护脚步,进行突击检查,我形迹败露,少不得挨一顿竹板子。

在噪音的隙缝里讨生活,最大的影响还不在于嗓门的提高,而是对生死存亡的看待。

家后面,除了纵贯铁路外,紧贴着后门,另有一条通行得不太频繁的小铁道。印象中,一天大概不定时来回两趟。日子一久,附近人家都能准确地辨识两种车辆的不同笛声。当时,饲养家禽的风气甚盛,平常鸡鸭多在小铁道上悠游行走,小火车汽笛一响,人们便放下手上的工作,火速冲向后门,赶回自己饲养的鸡鸭。然而,手脚再是利落,仍常有鸡鸭走避不及,当场罹难。全家便在悲伤的气氛下进行晚餐。伤心的不仅是亲手饲养的家禽横死,在那样艰难的岁月中,恐怕更多的是对生计摧折的忧心吧!

鸡鸭固然常遭不测,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又何能幸免。一天,我从学校放学回来,放下书包,奔到小铁道上练习走铁轨。不经意瞥见一张竹席被丢弃在铁道旁的石子上,小小年纪的我,不知天高地厚,竟玩笑般地把它一把掀了开来。死在铁道上的人鲜有全尸,一声惨叫过后,我白着脸,跌跌撞撞地冲回家,足足病了一个月,天天做噩梦。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对草席心存戒惧。

公路上、铁路边,长年有不小心的人惨死轮下,家属们呼天抢地的哀号常引得人心酸落泪。然而,对这样的刺激终究也会麻木。看多了死别的场面,慢慢领悟到人生原如朝露,生和死,不过一线之隔,而死,也不过是生命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到后来,我已经被频繁的事故训练得连看到前来超度亡魂的遗属们痛哭失声,也不再会掉一滴眼泪了。

一回,我和爸爸站在后门,从疾速转动的车轮下,仿佛看见有什么东西从车上落下。车子驰过后,爸和我飞奔前去,发现一名高工男生被摔落到田里。原来,高工学生在学校钉了一张小板凳,大概车上已无空位,就把板凳放在车子中央坐下,遇到一个大转弯,被离心力离出。幸好,稻苗正长,没有摔死,只昏了过去,爸赶紧送他到医院急救,才没有造成悲剧。记得,学生的母亲后来抓了只大白鹅来向爸爸致谢。父亲、母亲和那个女人站在大门外的夕阳里,拉拉扯扯大半天,白鹅一旁躁急得呱呱叫。如今也不记得,到底最后是谁的力气大。

初中和高中,上的是台中女中,必须坐火车上学,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似乎每天都在赶车子。纵贯铁路在靠近我们家那一段有个急转弯,火车一到那个转弯处,必先鸣笛示警。每天早上,我几乎都要蘑菇到火车鸣笛后,才含着一口饭开始起跑,总是在最后一秒钟才勉强挤上。说也奇怪,和火车足足赛跑了六年,居然一次也未曾赶脱过。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

挤火车是个可怕的经验,车子挤成那个样子而居然从不考虑加挂车厢,也是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的。常常,我一只脚悬空,只有一个脚尖踏在车门的阶梯上,一手挂在门把上,另一手只能搭在同学的手腕上,大半个身子露在车门外,一路挂到台中车站。台中到潭子,又听说正好是纵贯铁路上最长的一段距离。一路上,险象环生,远远看见路旁林立的电线杆直刷过来,整个身子急忙往里一缩,躲过一劫又一劫。更甚者,手脚酸麻,又无法换手,好几次都觉得一定要完蛋了,一定会松手掉下铁道,而终究还是活着到站。哪里能自行下车?都是被硬生生挤下。手脚根本不听使唤,往往在下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得保持刚才吊挂的姿势。

高中时,不知道看到哪一本书上面记载,说孟姜女夏天乘

凉,因为扇子掉进荷花池,捋袖露臂,入池拾扇,被藏在树林后的万喜良看见了,不得不嫁他。又说一位女子在几乎溺毙的情况下,被男子用手拉了上来,回家马上砍掉被男人碰过的手,以示贞节,让人不觉冷汗涔涔下,庆幸风气渐开。否则,像这般挤车上学,鼻子碰眼睛的,肢体砍不胜砍,哪能全身而退。不过,尽管风气较为开放,毕竟仍嫌闭塞。尤其长年在尼姑学校念书,把男女关系看得很紧张。莫说和男生交谈,一定要被口诛笔伐、视为异端,即使在车上自然平视,如果不幸正好四目相对而不稍加遮掩,也将为人所不齿。因此,车子虽然挤得水泄不通,幸而有寸土可立,多半人手一书,以避嫌疑。其中尤以女中及一中学生最为矫情。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在那拥挤不堪且不规则跳动的状况下看书,至今视力居然毫发未损,也算是个奇迹。

挤车虽苦,其实,我是最没有资格抱怨的。因为,当时三姊在观光号上服务,可以申请免费月票,嘉惠眷属。我足足坐了六年免费火车,可说受益良多。

三姊上车服务的时间有个周期性,我们可以依照固定周期推算出她的班次,常常举家在后门鹄候,和三姊遥遥招手致意。姊姊每次发了薪水,就在薪水袋里装上几枚石子,外头再包上一层塑胶纸,从车上丢下来。有时,距离没算准,丢到铁道旁的菜圃里,甚至不小心丢进河水中,便全家总动员,“上山下海”搜索。虽说薪水袋外包了塑胶纸,但有时水仍渗进,捞起来后,通常一张张铺在天井晒干,堪称吾家一景。

最绝的是,这种招手致意的方式,原本是亲情的流露,后来,竟似传染病似的传了开来。先是姊姊的女同事,常在姊姊没跑车时,代她招手。接着是男性服务生,甚至司机,汽笛一响,全都本能地会集到车门口,往外招手。到最后,连定期乘

坐火车的乘客,也开始在车窗内和我们打起招呼。而车下的,也不再限于我们家的人,邻居开始加入了,车里车外,车上车下,好像滚动的雪球,人愈来愈多,招呼愈来愈热烈。在固定的时候,有志一同的挥手,真真印证了“相逢何必曾相识”。

考上大学的那年暑假,我们终于搬离了这个各种噪音交攻却又叫人恋恋不舍的房子,而换到一处僻静的所在。第一晚睡觉,觉得四处静得吓人,只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竟至彻夜不眠。第二天,闲下来和家人聊天,每人都仿佛忽然发现自己的嗓门太过夸张而使得场面时呈尴尬。逐渐地,妈妈骂人的声音太过嘹亮、收音机的音色原来如此明晰……所有的声音凸显在沉静的空气里,连我数年来惯常的喃喃自语以及顶嘴的毛病,在失去了车声的屏蔽下,也突然被母亲逮个正着。

兴高采烈地坐上火车,准备负笈他乡,离情别绪不敌脱离家庭约束的自由欢乐。然而,随着一个又一个被撇在身后的隧道逐渐远去,兴奋沉淀了,眼泪却掉下来了,台北已然在望,我却已开始回望南下的列车。

大学四年,最大的期望依然在火车——放长假,坐火车回家。火车的这头是盼望,火车的那头是不舍,依违于如此矛盾的情感里,来来回回,竟已是几个寒暑。

一年,考完期末考,行李老早打包完毕,和同学在前一天预购车票,寄送行李。当时,没能力坐对号快车,只能买慢车票,而连这慢车票票款都是几近苛刻地省吃俭用才存下来的。第二天清晨,坐上南下的火车,车行至苗栗,列车长查票,突然宣布我的车票失效,理由是员林(或彰化)以北的车票只有当天有效,员林以南,才可预购。同学全住南部,只有我得重购。乍听之下,如遭雷击,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那种狼狽灰败、如丧考妣的感觉。不甘心哪!也舍不得呀!更严重的是,

口袋里只剩了几块钱,根本不够再补一张票。后来,好像是几个同学先凑了借我,才了了这桩难题。回家的欢乐,在无情的现实打击下消失了,那年的暑假,过得抑郁不欢。

结婚生子后,我常带孩子回娘家度暑假。每次,假期结束,决定返回龙潭的前一夜,母亲总是显得焦躁不安、容易动怒。而我常因整理行装而无法顾及母亲的心情。坐对号火车必须到丰原火车站,通常是母亲帮我提行李,送我去。一路上,两人都沉默着,不知说些什么才好。长久以来,母女二人似乎从没有像当时那般贴心、亲密。“养儿方知父母恩”,我是养了孩子才更深切体会母亲的功劳,而母亲许是年纪大了,再没年轻时横泼的锐气,在等车的当儿,常不自觉流露出浓郁的不舍。车子来了,母亲帮我把行李提上车,再匆匆下来,火车已然徐徐开动。我和孩子隔着窗子和母亲招手,一向坚强的母亲常脆弱得眼红落泪。我则心似油煎,火车的这头是我最最亲爱的母亲,在火车的那头等待的,却又是孩子最最亲密的爸爸。我在火车上,心情摆荡,神魂俱夺,只能静静垂泣。

时光催人。自从买了车子,正式告别坐火车的日子,至今业已数年。当火车走过,我总要驻足凝眸。那先火车而至的拔尖的汽笛声,早已成为记忆里最为美丽的声音。当火车走过,容我温习一下幼年的习惯,招一招手,想一想父母的爱、兄妹的情,还有那一段永远不褪色的童年往事吧!

1986年10月

(选自圆神版《今生缘会》)

流年暗中偷换

总是这样 ,原先大概是为了找一个老朋友的电话号码吧 ,翻箱倒柜的 ,竟在书房里席地而坐地开始拿起一本本旧相簿端详起来。

泛黄的黑白照片在老式的、窄小的相簿里 ,怔忡着不说一句话 ,却又像千言万语般提醒我一桩桩几乎早已淡忘的往事。有些画面竟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我在记忆的底层一点一滴地打捞。偶尔因为某些有趣的联想而轻声发笑 ,而多半时间 ,我是凝肃的。艰苦而寂寞的童年里 ,笑容是罕见的。即使在面对镜头时 ,锁在眉头、流在眼波的 ,也只是和那个年龄不相当的沉郁和哀愁。我和照片一起沉落到久远的岁月中 ,仿佛也同样感染了那份早熟的荒凉。

我挑起其中一张。梳着马尾的我 ,穿着小学黑色冬季制服 ,背对着马路 ,逆光坐在客厅的竹椅上 ,前面的茶几上 ,一缸金鱼 摇着尾巴 ,各自摆着永远不变的姿势。我的前额上 ,覆着零落而稀疏的刘海 ,偏着头 ,表情阴郁地看着镜头旁的某个地方。背后 ,招展的窗帘露出一角 ,窗帘外则是两株细瘦的

凤凰木，离离的树叶斑斑驳驳地贴在天空上，两株树中间的白色带状物看得出是屋前的纵贯公路。摄影的人显然不善布局。约莫三寸见方的照片，人物布景挨挨挤挤地集中在右方，左边是一片让人睁不开眼的强烈光影，除了上方隐隐约约的一个影子外，完全空白。我凑上前去，仔细辨认，才发现似乎是个妇人走路的侧影。披披挂挂的衣服，张皇的姿势，眼熟的帽子，走在那条白带子似的纵贯道上……我吃惊得几乎叫出声来！真是个奇异的巧合！二十多年了，怎么好像从未未曾注意到，那个在我鲜明的童年记忆中扭曲的生命，竟于无意之中被摄进了镜头，而那双永不疲倦的脚和那条对她而言似乎永远走不完的纵贯道，突然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一个寂寞的暗夜，灼灼突现于窄小而发黄的相簿中。

小时候的我是孤独的，没有什么朋友，做完功课以外的大部分时间，多半在阁楼上支颐发呆。从阁楼上往下看，一条偌大的纵贯公路便横在眼前。在那般寂寞的日子里，眼里的景物也一径是冷漠而惨淡的。灰黑的公路、弓着背匆匆来去的大小车辆，不停歇地飘着落叶的凤凰木，再有就是频仍的车祸中呼天抢地的哀号。我冷冷地望着，细细地咀嚼单调咸涩的生活所带给我的破茧而出的挣扎。

一日，我又像往常般，站在阁楼的窗前往下望，是那种百无聊赖的心情。一位经年在公路上指天画地、喃喃自语的来来去去的疯妇，突然抬头望向我的窗口，迎向我的眼光，四目交接的刹那，由于措手不及和猛然而至的惊恐，我竟然和她相互瞪视足足有五六秒之久而莫知回避。等到我回过神来，忸怩地缓缓隐身躲进窗帘后，那位妇人方才掉回头继续她漫天的比划和自语。其后，我吃惊地发现，那位疯妇在每次行经我家门前时，似乎都有意地仰头寻找我的身影，而我每每心虚地